

泰國防共的政略與戰略

羅石圃

泰國政府不顧北平與河內的誣蔑恐嚇，在積極防阻泰共蠢動的同時，宣佈出兵越南，並准許美國B五二巨型轟炸機進駐泰國基地，這在泰國是極不尋常的措施，是國防思想的根本改變，使政略戰略都轉向積極，對共匪侵泰陰謀，可以說是給予致命的一擊。

一 以往的消極國防思想

一九五二年，泰國正經過泰共利用海軍政變平息未久，其時越盟侵寮，泰共和寮共乘時在湄公河兩岸極其活躍，緬甸受共匪的壓迫，向聯合國提出懇控，迫使緬緬邊區反共義軍撤退來台，聯合國為商洽接運反共義軍事宜，在曼谷設立中、美、泰、緬四國混合委員會，並設前進指揮所于青來府拔占縣，筆者供職委員會，對美國撥款整修青來機場——用以接運撤退的義軍，竟遭到泰方的拒絕，真是百思莫解。從撤軍工作說，由青來起飛，比使用南邦機場要減少六小時的車程，從泰國防共作戰着眼，鄰接寮、緬的泰北與東北，正是共黨出沒，共匪侵泰的第一站，青來機場的擴建，無論運兵、補給與空軍出擊，都是極其必要的，何以泰國要拒絕友邦援助？任令此當年由日軍修築的邊疆戰略機場廢置不用。

在委員會一年又八個月的工作中，中泰兩國工作人員相處得極其友善，到友誼進入無話不談的階段，在一次酒酣耳熱的私人謙飲中，一位泰國有相當地位的代表，聽到我對泰國拒絕擴建青來機場的疑問，他指出這要從泰國的國防思想，與對共的政略戰略上來求解答：

泰國是酷愛和平而反對侵略的，但以國力所限，既不能擁有龐大的國防兵力，也不敢將國家作孤注一擲——在長期的戰爭犧牲中，使國家的元氣百年難復，因此，到無可如何時，祇有向現實低頭，忍受屈辱而換得暫時的和平，雖明知侵略者必敗，但當國際上合力擊敗侵略者的時候，大家必能諒諒泰國的苦衷，而且事先也必定保持兩面外交。二次大戰時，鑾披汶內閣對日軍

採合作態度，乃比里以攝政身份與盟國聯繫，並以「自由泰」名義組抗日武裝，便是基于此種國防思想所定的政略戰略。

鑾披汶政府確信共匪的侵略最後必定被自由世界所擊敗，但這種合力的反擊，很難出現在它侵入泰國之前或侵泰的當時，所以泰國在對共的國防思想上是國力的保持，而不是疆土的確保，在戰略上，是節節撤退而非固守，由彭世洛經南邦至柯叻是第一線，青來在第一線之外，擴建該地機場，正所以資敵。同時，在政略上，雖反共而保持某種中立立場的彈性，拒受美援建築軍用機場，正是此種政略的表現。

由這一席話，使我們恍然于泰共之所以捉放鑾披汶，披汶之所以釋放大批被捕的泰共份子，正是共匪要利用他此種退讓的國防思想，而他又甘心受其利用的根本原因。在崇奉佛教的泰國，反共而不願以流血戰爭來保衛疆土的大有人在，他們認為泰國的繁榮，是由于三百年沒有戰爭，在列強分割東南亞的時候，保持泰國獨立的，是外交而非軍事，二次大戰期間的明結日本，暗通盟軍的軍略，一般泰國人都認為是成功的，因為它保持了泰國的國力，沒有經過流血而終於獲得了獨立自由，因此，泰國政府在防共的政略與戰略上，要由消極轉為積極，的確是煞費苦心，令人不得不佩服當政者的遠見與魄力。

二 防堵侵略于國境之外

泰國對共國防思想的轉變，現政府是經過長期奮鬥而逐步扭轉的，雖然陸軍發動革命的基本因素，是不忍坐視共匪利用鑾披汶政府的消極國防思想

——在明結中美，暗通共匪的政略下，匪貨與匪謀大量湧入，在邊境不設防的節節撤退戰略下，使鄰接緬寮的泰北各地，成爲泰共武裝遊擊區，眼看着錦繡河山，無需共匪出兵即將變色，陸軍將士已面臨到用武無地，報國無門的情勢，故不得不在一夜之間奪取政權。但取得政權的初期，仍不得不組織過渡政府，祇要看當時曼谷左翼份子照樣肆行無忌，乃比里公然派其妻子由匪區回到曼谷，泰共份子並簇擁着她們招搖過市，便可想見泰共及其同路人的囂張，已目無反共的陸軍政府，而政府也因立足未穩，不敢對他們採取行動。

自從取得政權一年多之後——一六五八年政府改組，這才採取斷然手段，封閉所有共黨宣傳機關，逮捕赤色份子，禁絕大陸匪貨，斷絕與匪區任何直接間接的商業往來。此後接受美援修築由曼谷至東北邊境直達寮邊的戰略公路，擴建青邁、青來戰略機場，興修柯叻、烏隆等機場，加強東南亞公約組織，置寮國、越南于此一組織保護之下，都是泰國主張最力的。尤其是當寮國共黨利用中立派傘兵推翻反共政府之後，反共的陸軍起而與寮共及中立軍作戰期間，泰國竭盡了道義上的支援，更作爲東南亞公約組織各國支援寮國的軍事基地，當前越南抵禦共黨的侵略戰爭，更一直是援越美軍的後方，泰政府也毫不隱諱。

我們可以很明白地看出，泰國現政府的對共策略：是緊密團結自由世界反共力量，將共匪南侵的箭頭，防堵在泰國國境之外。所以不久前，當河內廣播警告泰國如果出兵越南，越共即將對泰國發動反擊，泰國政府一位高級官員，立即聲明：「泰軍赴越參戰，無異是本身的自衛行動」，這已說明了泰國政略戰略的高明。

三 建設東北十四點計劃

更重要的，是泰國對共黨作爲叛亂基地的東北，在一九六二年元旦，故院長乃沙立，于親赴東北指揮軍警，一夜之間分十二路同時出發，破獲共黨十二處基地之後，返回曼谷時，對記者聲明政府清除東北共黨，已擬訂標本兼施的計劃，除繼續使用軍警逮捕共黨叛徒而外，主要的工作，在迅速消除該地居民的貧窮、愚、弱，並指出由于窮，所以容易受共黨的利誘；由于弱，便經不起共黨的威脅；由于愚，致甘心吞食共黨的釣餌。因此，政府擬訂了

泰國防共的政略與戰略

建設東北十四點計劃。

紅土高原的東北，一到雨季，湄公河及蒙河、谷河、頌堪河泛濫成災，等旱季來臨，缺水情況又十分嚴重，居民汲取飲水都成問題，農田在水旱交侵的情況下，收成多歉，農民耕作的情緒不高，廢棄的熟田，到處可見，以致糧食不足的情況日益嚴重。原始森林，雖遍佈東北十四府，又以交通梗阻，運輸不便，木材礦產都祇有任其棄置，商旅也因此裹足不前。文化教育的閉塞，居民窮困懶惰的情形，均與富裕而教育發達的泰國其他地區截然不同，和落後的寮國極其相似。因此，在沙立當年宣佈的開發東北十四點計劃中，如興修水利，改進農耕技術，開發交通，同時開發森林，開採鑛藏，設立牧場，大量興辦中小學校，並設立東北大學，衛生醫療機構，從各府一直設立到鄉村，這都是非常適切的。

此一計劃，在宣佈時並非紙上談兵，每一點都有其經費和人才、技術、設備的着落。除國內自籌的經費部份已一一指出來源而外，仰賴外援的，如交通、森林的開發，水利的興修，醫療衛生機構的設置，是由美國援助，農耕技術的改進，擬請我國在各府設立農業指導站及農耕技術巡迴示範隊，畜牧事業，預定由丹麥等北歐國家援助。這都是針對東北情況及其迫切的需要而擬訂的方案，也是以繁榮經濟，安定生活，開通民智來消弭共黨叛亂的積極政略，配合協同自由國家以聯合兵力堵擊共匪南進武力于泰國外圍，使用軍警突擊共黨份子于國內的戰略，實在是極高明而週詳，盟國未有不樂於援助其實現的。

四 值得高權的「居民點」

可是六年以來，泰東北的共黨活動益形猖獗，其十四點開發計劃的實施情形究竟如何？這是大家都極關心的。在一九六二年的夏天，泰國政府一面派遣「鄉村諮詢小組」，訪問東北地區，宣達政府對農民的關懷，同時徵求他們的意見，希望政府爲他們做那些工作？另一方面邀請了東北青年代表一百人，到曼谷及附近地區參觀，表示政府對他們的重視，且徵詢建設東北的意見。以後我們所能看到聽到的關於東北建設的消息，是美國派有水利專家爲該地居民解決飲水問題，並設計水利的興修；以及泰國政府派遣了一個「流動發展小組」，和另一「促進農村發展」小組，先後到達東北地區展開工

作，所有美國援助的修築道路，醫療衛生等經費和器材，都交由這兩個小組使用，美方派遣的技術人員，也參加在其間工作。

「流動發展小組」，是由一百名醫生、工程師、社會工作人員及農業專家合組而成，隸屬於軍事指揮部，配合軍警力量，分成若干小隊，深入共黨經常出沒的鄉村。他們的任務，是使農民了解政府建設繁榮東北的抱負，並針對其需要，作各項服務，指導改進生產技術並供給工具。其工作的時間，以六個月為限。至于「促進農村發展小組」，為一項較長期性的組織，繼續「流動發展小組」未竟工作。其推行工作方式，可以不受中央與地方權力的節制，有權逕自採取決定與施行。主要的任務：是協助當地人民所需求之農村建設，例如村路、水井、市場、農村電力、農會之農貸工作、市場活動與調查等。

他們在東北地區是如何展開工作？民衆的反應如何？據美聯社記者從曼谷發出的報導說：「泰國業已採取了曾在越南試行的一種辦法，把東北恐怖份子活躍地區內的農民，遷移到比較安全的環境。泰國內政部說：「遷居的農民都由政府供給新屋及工具，並有專家指導，重新開始耕作，現在這些農民都很愉快和滿意」。這所指的「遷移到安全環境」，越南稱為「戰略村」，泰國叫做「居民點」，指導他們的專家，就是屬於「流動發展小組」和「促進農村發展小組」的工作人員。但據英國「觀察家」雜誌記者楊格的報導：

「最近我訪問了泰東北一個居民點，這裏是經過政府派員大力發展了三二年之久的。表面很繁榮，有良好的道路，有自來水和電力。根據官員們所製的圖表顯示，政府已給這居民點的農民提供了許多藥品、肥料、種子和桑樹（養蠶），此外，自一九六三年以來，已經給一千五百人免費理了髮。這裏還沒有『婦女俱樂部』和『青年俱樂部』，然而在這個居民點裏，今年（一九六六）有不下四十名青年離開村子去參加遊擊隊。儘管政府在這裏駐有一連軍隊，但最近附近的公路上，就有一隊警察部隊遭到遊擊隊的襲擊而傷亡慘重。一家美國通訊社就這裏的村子發出報導說：『人們定要多瞭解村民們對外面強加于這裏的變革的態度反應』。在另外一個村子裏，一位美國和平隊員對我說：『我已經在這裏呆了兩年了！如果回到家去，我將感到高興！預料沒有一個泰國人會對我說聲謝謝，這真叫人感到心碎……。』」

從以上所引的資料中，我們可以看出泰國建設東北十四點計劃的實施步驟，及執行情形與民衆的反應。首先是由諮詢小組分赴鄉村展開宣傳，並訪問農民徵詢意見；第二步是由屬於軍事指揮部的「流動工作小組」，以勸導與強制兼施的手段，使他們遷到「居民點」，給以房舍、農具、肥料及醫藥等，並指導生產技術；第三步是由「促進農村發展小組」接替流動組的未竟工作，作長期的輔導發展。三年以來，已經使這些新的農村，有自來水，有電力，有新的道路，新式的農具，並經常供給肥料與種籽等。至于農民的反應，可能並不如官方的預期——感到愉快與滿意。這並不表示開發東北政策的錯誤，但在實施程序與執行技術等各方面，都有值得商榷之處。

五 要針對共黨所利用的特殊情況

在共黨叛亂地區，使當地居民化貧為富，變弱為強，以配合軍警的清剿，此種標本兼施的原則，在任何地區都是適切，但須針對各個地區的特殊情況以擬訂實施方案，才可收到預期效果。泰國東北之所以成為泰共基地，乃由于共匪充份利用了其特殊的情況，就地形上說：這一崗壟起伏，原始森林密佈的赤砂高原地區，由農力山脈，將泰國東北形成另一地區，阻隔了西北和南部的交通。其形勢由接近中部的柯叻向湄公河與寮、東接壤處傾斜，所以從寮、東入東北，比較從泰國中部翻越高山大嶺容易，而此一片赤砂岩的土地，加上嚴重缺水的貧瘠區域，泰國商旅自沒有來往東北的興趣，而當地居民，也多往來于寮、東邊境貿易，遂造成了東北與泰國的隔閡，與寮、東往來反而密切。

從居民的種族說：這裏除泰人和華僑而外，有寮國人，柬埔寨人，安南人（北越），更有住在山裏的苗、侏、黎蘇、阿卡、裸黑、儂人。寮人和泰人及中國擺夷雖係同文同種，但語文上還有參差。因為泰人由于生活的進步，不得不從原有的語文基礎上革故增新，以致語文的根源雖同，在通情達意時，彼此尚多隔閡，在大體上說：寮人和擺夷，多使用老的語文，泰人使用的，是經過變革而比較複雜，東北部泰人的語文接近寮、夷人，與其他地區的泰人語言反而不能暢通。至于苗、侏、黎人，則是使用中國語文。

共匪從車里訓練擺夷人和寮人，經過寮國進入泰東北，或誘騙泰東北青年到匪區受訓，都比較泰國政府從曼谷派遣工作人員前往東北容易，尤其是

共匪從鎮越將公路延展至寮中以後，泰東北與雲南的來往可以朝發而夕至，何況共匪駐寮的僑大使劉匪春，本是泰國華僑，泰共首要，多是他當年以補習老師身份所訓練出來的。從他僑院長指摘鄰國匪使館，乃泰共的最高司令部，便可想見寮國對泰東北共黨活動關係之重大。至于柬埔寨與泰國接壤地區，泰邊固多柬人，東邊也有不少泰人，共匪利用施亞努仇泰親匪外交政策，以東邊支援泰共，施亞努雖明知亦不令制止，何況他正對東共叛亂已束手無策。所以堵塞柬泰交界地區，與寮邊有同樣的重要性。

色軍府是泰共頭目乃比里的家鄉，也是他當年作爲「自由泰」抗日的基地，其「人民行動黨」更是由色軍府擴展到東北其他各府。這裏的居民民族意識特別濃厚，因爲地接會受法國統治的束寮，深切了解亡國之痛和帝國主義的殘暴，乃比里當年組抗日軍，便是以「抵抗侵略，保護泰國獨立」爲號召。今天乃比里在共匪羽翼下，號召人民跟隨泰共叛亂，也是以「保衛泰國獨立，推翻賣國政府，驅逐美帝」爲口號，所以把泰共稱爲「愛國陣線」。因此，泰共在東北以色列軍府爲基地，泰政府的「居民點」也以該地爲最多，工作開始得最早。可是他們一見到有美國人參加工作，發放的物品上標有美援字樣，正傷了他們的獨立自尊心，恰好替泰共的宣傳作了證實。

六 移民實邊建立國境外的民防

泰國開發東北，美國人決不宜直接參加工作，而實施的起點，應該以開闢東北對外交通，促進商旅往來，溝通文化爲首要。美國援泰由曼谷直達東北的兩條主要公路，最近由我國榮民工程處承包施工，可能是針對此種缺失而加以改正的。今後東北與中部的交通暢達，商旅貨物源源輸東北每一市鎮，即可減少居民與寮邊百細、素旺那曲、永珍等地的商業往來，大量經寮輸泰的匪貨與匪謀活動，勢必隨之減少。此外是水利的興修，森林礦產的開採與畜牧事業的興辦，前者由政府主辦，後者要鼓勵民間投資與國人大量遷入該地，從事農、林、畜牧各種事業。這是開發邊疆，也是導使邊民內向的要圖。

在中國歷史上的明代實邊政策，頗可以作爲今日泰國開發東北的參考。雲南與中國內地，其地理形勢的阻隔，與民族的複雜，都較泰國東北猶有過之。故歷代邊患頻仍，雖屢經出兵討平，但勞師糜餉，統治困難。至流鎮國公平滇，建朝朝廷遷江南之民三十萬戶入滇落籍，從此邊地內向，而各族由

于與內地移民長期相處，生產技術也有了極大進步，頓使瘠土變爲良田。可見移民實邊是多目標的工作。今天當然不可能由政府強制移民，但利之所在，訂定鼓勵政策，加上交通便利，人民勢必樂于投邊從事墾牧。

移民實邊，對防共工作已收到良好效果，在泰國實有前例。地接緬、寮的泰北清萊、清邁兩府邊境，其地形與兩國人民的往來情形，都與接近東、寮的東北相似，十多年前，共匪從緬甸南撣邦及沿湄公河緬寮交界地區向泰北滲透，使泰北共黨活動較東北更加猖獗。但自泰政府准許中國反共義民，在兩府邊境居住開墾以來，泰北邊境的共黨活動漸告絕跡。到今天泰邊處處紅禍，獨有泰北一方，安堵如常，這大半要歸功于我國義民村的安定力量。因爲他們化瘠土爲良田，化貧爲富，更推己及人，使當地居民由貧而富，他們團結抗共，更進而團結當地人民自衛抗共，轉弱爲強，以致共黨無法在當地立足。

設在清邁府邊境的我義民村五處，設在清萊府邊境的我義民村三處，其實都是反共堡壘，並以其反共的力量，輻射到泰邊的附近村落及泰境外的山區村落。在經濟上，他們引山水灌溉，使墾出的田地終年常綠，附近泰人每到冬季食不飽肚時，即受僱幫工，使當地沒有飢餓遊蕩的人，共黨便無所利用，再由于我義民組馬幫帶武裝，與山區各民族經常有商業往來，共黨在山區也難藏匿，使民間防共組織伸入泰邊以外的緬寮山區。五年以前，我義民一批遷居于與泰國一河之隔的寮境南他山區，泰境永告至昌來一帶也因以安堵。

因此，我們認爲泰政府在東北共黨最活躍的邊境，鼓勵我逃出大陸的義民定居開墾，並給以農具種籽，貸給資金，協同寮政府任其出入對河的寮境山區貿易，其功效當可超過建立當地人民的「居民點」。目前從大陸逃緬、寮的義民正多，他們都深刻了解共匪的陰謀，本身的遭遇，對當地泰人便是極好的反共宣傳。何況這些義民都是來自滇邊各族，在泰東北都有其族人。東埔寨正爲東共的叛亂活動而惱火共匪，是泰國與其復交的時候，如果泰東的邦交恢復，東、寮、泰三國爲阻止共黨叛亂，在地上作軍事聯防以外，再加地下建立民防——准許遷居泰東北的反共義民組武裝馬幫，出入其山區與各族貿易，使泰國防堵共匪的地下民防防綫，建立于國境之外，這應該是最重要的積極防共策略。